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p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版

張心曼

作者簡介：草莓派，脆弱但絕對美麗。只愛陌生人，只迷戀文字。

草莓派8.0

(三)——神仙魚(上)

和約翰神父道別後，沿着斜坡走，來到高山劇場附近。穿梭的人流幾乎被濃霧遮住了臉和眼，只有手和腳的不規則擺動，令人覺得仍是活着的。黃昏的街道滲出被咬了幾口的奶黃包流出的色澤，雲層灰撲撲擁擠着，風吹歪了大型海報，大雨將至。我加快腳步，從馬頭角道、經煤氣公司，路過牛棚，一路數十三條街一籠圍街、鳳儀街、麟祥街、鹿鳴街……我低頭輕呼一黑格爾，辛波絲卡，我們到家了。塑膠袋裡追逐嬉戲的，不多不少，剛好十條神仙魚。

我和蕪村住在一幢陰暗、細菌滋長的七層高老式唐樓。小心行走派不上用場，踩在腳下的是攤攤的污水和食物殘渣，還有急速逃過的老鼠和蟑螂。失修石屎外壁，像火山爆發後的殘留傑作，留下黑白的塗鴉和字跡。有粗獷的「Shit! × × × ×」，也有溫柔的「愛love樂14021997」。大廈管理員是個約六十歲、記性不好的阿伯，一見我就問：「你找誰？」一臉不帶戒備的神色。這裡雖破舊，治安還算好。

業主是位修女，有個約定俗成的名字，叫瑪麗。以前從約翰神父口中第一次聽說，我信口開河就問，她是神父家的菲佣吧。神父臉色一沉，還是蕪村打的圓場，她是神父的「神女」，在同一間教會工作。神父和修女的愛情故事，不是柏拉圖式，大概是情色式的，不然為何好端端不去清心寡慾，偏要破戒從俗呢？認識他們是因為蕪村，他是我男友，中日混血兒，建築師，基督徒。他叫蕪村，是因父親極喜歡與謝蕪村的俳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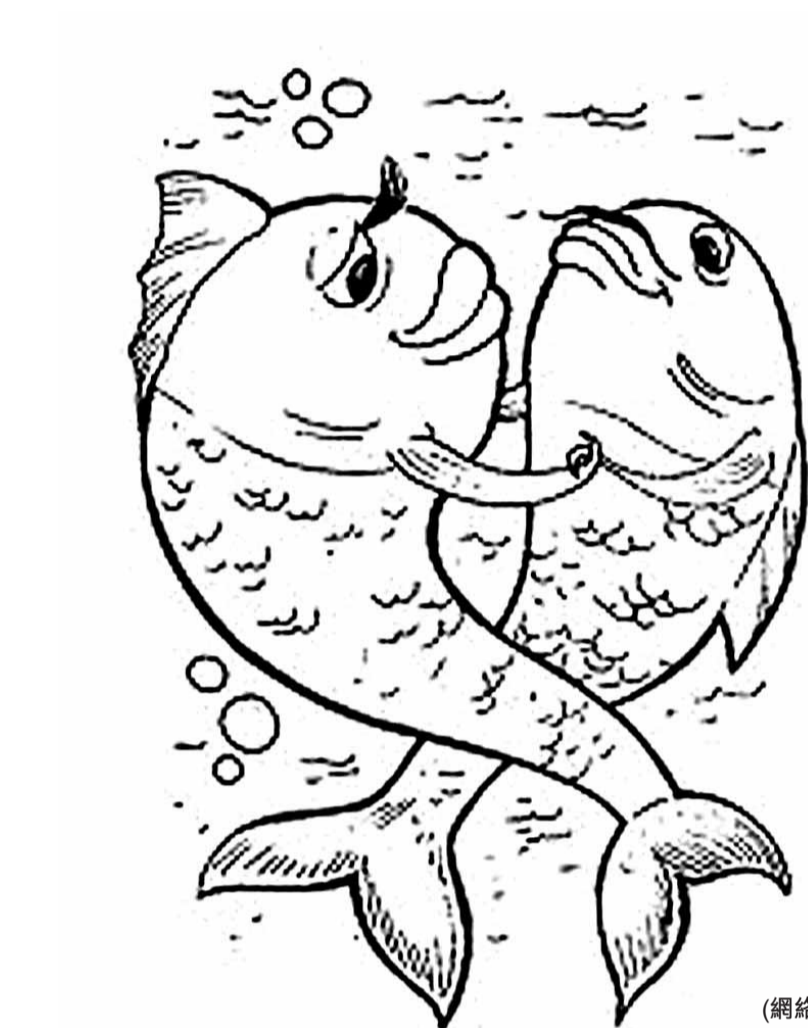
第一次遇見他，我問他懂俳句嗎？他使用日文吟出與謝蕪村的俳句：「春已歸去，櫻花梭巡而開。我便愛上他了，我喜歡詩意的男人。他正在

做一個關於土瓜灣十三街重建的工程計劃，正好約翰神父帶領的查經小組也在做十三街專題。我們是在查經小組認識安德臣和瑪格麗特的。我去過草莓派8.0兩次，都是陪蕪村去錄音，採訪八十後男女對唐樓印象之類的。

有個港大任教的年輕女教授，夜晚常來草莓派8.0。她很喜歡穿短旗袍，也喜歡夏宇。有一次她還問我和蕪村讀過「把你的影子加點鹽／醃起來／風乾／老的時候／下酒一甜蜜的復仇」麼？你讀夏宇麼？啊，不讀。她覺得不讀夏宇的人都笨。對人有戒心的神色，她說別怪她，那是因為他們幾乎不讀夏宇。那你喜歡養神仙魚麼？噢，不喜歡。神仙魚要雙數養，因為牠們懂算數的。少了一隻，牠們會不快樂，不快樂就會養不活。

為甚麼和蕪村住在唐樓？探長你看過導演彭顯的《B+偵探》嗎？破案的地點少不了唐樓。我剛才不是說麼，蕪村要研究唐樓建築。租慣了海景洋房，偶爾搬到破舊唐樓，挺有風味的。蕪村說這是情趣，我倒覺得情趣是其次，我的神仙魚養在唐樓，麥師傅說有助風水，我會名利雙收的。嚶，看不出來吧，我是個風水師，上過有線電視的。你看不出來不怪你，很少有這樣年輕的風水師。

日子過得挺平淡溫暖的，是我喜歡的節奏，不是所有的八十後都喜歡刺激。早上蕪村上班時，我還未起床。大約九點半，我的生理時鐘會條件反射提醒我。洗澡吃早餐後，我會把魚缸從床上提到窗口，讓黑格爾和辛波絲卡曬曬太陽，和牠們說說話，告訴牠們每月的安排，牠們很能幫上手的。我曾經有一段時期當麥師傅工作室的助理，現在自立門戶了，但飲水思源，我不和老人家打對台。兩三個月才做一單大生意，



(網絡圖片)

幫富二代和明星看一兩次風水，也足夠不工作幾年的，錢從來不是我擔心的東西。偶爾會和姐妹淘到文華酒店或半島共進Lunch或Teabuffet。更多時候，我喜歡戴墨鏡和草帽，夏天穿夏威夷短褲，冬天穿吉普賽棉質印花長裙，用日式的錦盒大袋子，裝起魚缸，到黃埔新天地附近閒逛，累了就到Pokka Coffee坐坐，吃日式甜點。我不放心把黑格爾和辛波絲卡放在家裡，一來牠們上過電視和報紙；二來牠們就像我的一對寶貝兒，總要形影不離的；三來我覺得蕪村不喜歡牠們，甚至想謀殺牠們。我不怪他，誰都會有陰暗心理。或者蕪村是不習慣我的古怪行徑吧，晚上連睡覺也攪着黑格爾和辛波絲卡，經常忘了攪着他。我想他只是在嫉妒吧。但他這人也太小氣，偏偏要嫉妒起小動物來，心理有問題麼？

和蕪村第一次口角，是因為黑格爾生病了。初春時，我和蕪村去了一趟京都旅行。本來賞心悅目地逛祇園，我穿和服打扮成妙齡藝妓，坐着學茶道；蕪村閉關三尺，就差吟一首松尾芭蕉的俳句——「閑さや岩にしみ入蟬の声。」偏偏日式錦盒大袋裡發出尋常的響聲，我猜想是神仙魚餓壞了肚皮，結果起來抗議。但當我打開魚缸，卻發現黑格爾的魚鰓和鰓表，有一層白濛濛的東西，尾有點潰爛和變黑了，牠無精打采地躲在角落裡。

我問蕪村你昨晚幫牠換水了嗎？蕪村沒好氣地說換了。我又焦急地反問：哪裡取的水？蕪村就說，昨晚祇園庭院裡下了綿綿雨，我趁你睡着了，提了牠們去賞雨，順便在溪邊換的水。我這下真的生氣了，這溪水的水質多不好啊，黑格爾定是感染「七彩黑死病」了，這討厭

鬼！蕪村不服地說，好好好，你本來就看不順眼了。但死一隻黑格爾，還有辛波絲卡，還有你的「八小福」。你這當媽的急甚麼急，比死人還急，真是怪癖。你最好連做愛也別找我，找牠們去吧。

探長對神仙魚感興趣了嗎？牠們確實是惹人喜歡的小天使。牠們原產於南美洲的亞馬遜河流域，分佈於水流緩慢的沉木林、湖泊或池塘中。1836年被奧地利探險家約翰奈特爾(Johann Natterer)發現，直至上世紀60年代開始受水族愛好者青睞。神仙魚對環境要求很嚴格，要配備調節溫度和淨化水質設施。現在發現了三種神仙魚，屬於高鰭魚屬：普通神仙魚(Pterophyllum altum)、大神仙魚(Pterophyllum scalare)和黑神仙魚(Pterophyllum leopoldi)。神仙魚最難養，但養活了就很有成就感。

試筆

黎潔茵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命 (胭脂扣結局改編)

定睛一看，四周皆白髮；駐足細察，八面均黑膚。茫茫人海，要找振邦，談何容易？振邦，我該從哪找起？

又或者，我根本不該找你？五十年了，足足五十年了。石塘咀早已面目全非，何況人？何況人心？

我怕。我怕看見茫然的眼神，輕喚：「小姐？」。我怕認不出五十年後的你，讓自己的情感統統成了謊言。

我怕。我怕你真認下我偷生。我怕你睇着我，譏諷我的癡情。我怕你皺眉揚手，趕走煩擾的蒼蠅。我怕你用那攝人的眼睛睇着我，責我欲奪你性命。

振邦我怕。我怕會瞥見乾癟的你蹲在老人堆中，污穢地點評暴露的女人。我怕會窺見你蹣跚挪步，拖着呆滯。我不想得悉我的十二少已不復存在，徒留虛軀。我既無能為力，又無法團聚。

我怕你非你，早於我不在的那段光陰。

放下吧！放過自己吧。躊躇間，「三八七七！」不自覺精神一振，掏出胭脂扣。卻發現，是那手執紙筒的胖先生，想必是電視用語。惘然若失，不禁苦笑，究竟是放不下。自作孽。

驀然，我見到了。是他。胖先生十多呎外的人，是他。他已是兩鬢斑白。皺紋盡畫地訴說他的故事。但打開胭脂扣，鏡中人仍然青春，皮膚緊緻，吹彈即破。二人相差甚多。

對。我已經錯過了五十年。我不願再失去和你共聚的機會。

永定先生說：「沒有故事可以從頭再來一次。」我明白。你背叛了我，我亦清楚不過。

但我願意再賭一把。正如我可以為再見你一面，放棄投胎到好人家。我也可以為你，出賣我的心，反正她早已傷痕累累。再剛一刀，也不算甚麼。血已流盡，取而代之，大概只會是自嘲吧。那不算甚麼。

邁步。我踏進了賭局。交胭脂扣給你，強顏歡笑，告別。對，演得好。那麼淡然，帶點淒憐。

「如花？如花！三八七七！」你大喊，不理旁人目光，追了出來。我竊喜。充耳不聞，抿着嘴，強忍要綻放的

笑容，低頭密步向前。到了。到了目的地。我站在電車軌上，轉過身，盯着你。你明白我想怎樣，我知道。因為我看見了，五十年前的表情。

電車來了。車牌正是三八七七。慘白的車燈照着我，愈多愈光。

你握着胭脂扣，咬緊下唇，駐足。原來如此。你沒變，是我過慮了。真滑稽，連自己也覺可笑。重蹈覆轍，就是這樣。一切努力犧牲，換來這回答。比鴿母的指令還要清晰明了。

放不下，你卻已擅自把她摔破。就是這樣了。那個曾經永恆的故事，完了。我這角色，也可以下台了。

離開前，卻見有房車朝你衝。我拾起落在你身旁的胭脂扣。朵朵血花陪着金邊，好不漂亮。

還是帶走吧。畢竟，要帶走的，遺不下。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浮城記

周榕榕

作者簡介：曾出版旅行單車遊記《死在路上也不錯》。

半點也不寂寞

當成群的小銀魚掠過鼻尖，倏然而散，倏而又聚，魚身折射着陽光在眼前閃爍發亮時，心裡浮起的第一個念頭是：在這個黑漆漆的宇宙之中，人類作為太陽系第三顆星球上的物種之一，真的一點也不孤單。

會去浮潛源於朋友AK一次偶然的邀請，思來想去，一無器具二無時間，天氣預報小姐還說：會有狂風大驟雨……不論哪個角度看都應該拒絕的吧，可是心裡實在受不住誘惑。越南芽莊海底的繽紛世界像一個不肯輕易被遺忘的清晨的夢，糾纏着我拿所餘不多的積蓄買了浮潛用具，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搭上朋友的車，往海下灣去了。

水比想像中的涼，也比任何一個記憶中的海水鹹，海風吹來手臂、肩膀起了一個個細小疙瘩，這時候雨也不客氣地嘩啦啦嘩嘩下來。然而一潛下水，所有聲音便潮一樣退去，世界再沒有別人、沒有要繳的賬單、要趕的稿件、需盡的義務……世界只剩下自己「呼嚕呼嚕」的呼吸聲，以及安安靜靜在你面前搖擺着尾巴的魚。

各種各樣的魚，大又肥胖的、群居而微小的、手掌一樣扁扁的靈活的、藏在珊瑚內膽怯的……像一個異世界熱鬧之極的宴會，幕簾一層一層拉起，你越走越深，越來越奇妙：五彩的珊瑚礁是盛宴的場地；碩大的海參是無聲的守衛者；穿上鮮艷黃衣的魚群嬉鬧着從面前經過，帶點不經意地吸引你的視線，你伸出手去想勾搭兩個同伴，她們便誇張地尖笑着避了開去；等你落實了，她們又三三兩兩過來啄你的指尖。可以的話，請讓我一直留在此地吧！想這麼許願。在這個極力抹去春夏秋冬一切自然痕跡的城市住久了，有時會有種錯覺：這個地球上只有人類這種生物到處行走活動。不管做甚麼、去哪裡，到處能接觸到的只有這種單一生物而已。想想不是挺奇怪的嗎？既看不到天空的鳥，也不見水中的魚（菜市場內的只是「食物」而已），當然也很少見其他爬蟲類……可是明明是那麼大的地球啊。

然而這裡是海，此處有珊瑚順着洋流舒展，有這樣那樣不同品性的魚、閃閃縮縮的大小螃蟹、假裝自己是石頭的一部分的海螺……在這裡不知為何有一種充盈的幸福——這個世界並不單單只有人類啊！這麼一想，就覺得自己真的半點也不寂寞。

詩意偶拾 梁璧君

作者簡介：喜歡閱讀，偶爾寫作。
www.blog.sina.com.cn/pikkwan

詩意偶拾 余龍傑

作者簡介：一到夜晚便會口渴。心情易受夢境影響。經常歸隱。沉迷睡覺。習慣孤獨。來自紙洲。

履

族譜上從不記載歷史正典也沒有沿路走出了路軌與足跡的她們，沒有名字

沒有出征塞外卻曾遠嫁異域個人的幸福與否不比國家榮辱理所當然地，無人問津陪嫁丫孃的姿色運送嫁妝的馬匹那些蹄印

古戰場的沙土滾滾飛揚覆沒血汗功勞的背後肝腸寸斷望眼欲穿

自遠古走來腳板上的紋理刻寫了纏裹折裂與斷碎如果能換取愛寵以精巧細緻的刺繡與玲瓏包裹惡臭與劇痛只為金玉其外便殘廢了雙足不惜限制走動

迂迴蜿蜒跛拐堅持到如今可以不再附屬釋放了雙足

那高樓踩在腳下而厚繭，趾骨的變形因為昂挺的娉婷就在所不惜直至有了名字終於刻寫了高度

赤道上的星河

文字點亮你我的夢我們下了地鐵，開始在赤道上行走常聽說，在赤道上抬頭可以看見星星像杯打翻了的牛奶在天空蔓延……笑聲從幼稚園和婚紗廣告中跑出來我們以為夢想離我們很近

窩打老道的暗斜磨蝕我們的腳筋刺痛我們走路的節奏，直至老死我們有時走得很近有時隔開幾個人的身位越過圍牆的洋紫荊長出尖爪緊緊抓住高掛天上的太陽眼前的景物都跳起了蛇形扭腰舞彷彿便要消失

二零零九年我們第一次抬頭看天沒有甚麼牛奶星河，只有依舊灰蒙蒙的天降下長滿尖刺的雨點使我們的眼睛發痛，髮線被刺激得往後移年份注定我們空手而回

失敗並不意味着甚麼你說過，我們要一起站在領獎台上然而你撇下我先走了推說，夢想是可以轉移的拿着新買的電子遊戲機踏着昏暗的腳步轉入彌敦道的絢爛頭髮隨風飄起你輕拍欄杆沒有揮手和回頭

而失散意味着甚麼？我彷彿忘了行走，在赤道上的星河行人的腿彎曲成一個齒輪被一個稱為經濟的馬達轉動在鱗光閃閃的柏油路面擦出火花

為失去你，我唯有寫一篇最溫柔的墓誌銘寫進發黃的紙頁，以遺憾，以無奈在這兒，不進則退安全島是一個休止符紅綠燈把樂章重複又重複指示盲人的節拍種植金銀色的方塊等待發射到宇宙當人造衛星天空的雲被夕陽燒成橙紅色我想，我還是會走下去哪怕走進太陽裡，然後燒熔甚麼都沒有